

长篇小说《萍踪系列》第二部

雨中 凤凰

杨觉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萍踪》第二部

雨 中 凤 凰

杨 觉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

杨觉，河北省固安县人，1922年9月生于北京。中共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历任刻写员，演员，地下工作小组长，北平《解放》报、新华社北平分社记者，华北联大新闻系助理员。解放战争中任军报记者、编辑。1954年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《文艺学习》任编辑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，1978年平反，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务处主任。现已离休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受降盛典	(1)
第 二 章	胜利的风	(15)
第 三 章	久别重逢	(26)
第 四 章	二 月 二	(37)
第 五 章	早 春	(48)
第 六 章	音 乐 堂	(65)
第 七 章	小 俚 房	(76)
第 八 章	八 面 槽	(92)
第 九 章	翠 明 庄	(99)
第 十 章	华 云 寺	(110)
第 十 一 章	北京饭店	(121)
第 十 二 章	远 行	(131)
第 十 三 章	塞外山城	(147)
第 十 四 章	青 龙 桥	(165)
第 十 五 章	华云寺祈祷	(176)
第 十 六 章	什锦花园	(192)

第十七章	白塔寺	(210)
第十八章	皈依佛门	(227)
第十九章	难圆的梦	(236)
第二十章	磬声悠悠	(250)
第二十一章	雾锁禅堂	(265)
第二十二章	葬 礼	(279)
第二十三章	倾 诉	(292)
第二十四章	初冬之夜	(304)
第二十五章	总统召见	(314)
第二十六章	中山陵	(328)
第二十七章	静静的小院	(344)
第二十八章	黎明前	(361)
第二十九章	将军提亲	(372)
第三十章	春天降临	(382)
第三十一章	再相逢	(398)

第一章 受降盛典

太和殿，这座雄伟庄严的皇宫宝殿，有过皇威浩荡的显赫历史，也屡受帝国主义的摧残与侮辱。今天，要在这里举行受降盛典，一洗蒙受的奇耻大辱，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
这一庄严仪式，虽然由于等待国民党军队由海、空运到北平后才举行。但迟到的令人欢腾的消息，还是像春风吹遍了北京城，吹散了人们脸上的亡国奴愁容，吹落了身上的枷锁，换来了祖国大地一片光明。

太阳刚刚露头，已经全城涌动。人们喜气洋洋，扶老携幼走出家门，从大街小巷，从四面八方，像涓涓细流，汇成洪流，向天安门涌去。各通衢路口高扎着彩牌楼。天安门上的彩旗更是威风凛凛，哗啦啦地飘动，抖着胜利的神威。往日的天安门，在日本铁蹄下面哀容。今天，太阳旗滚下来了。涂在她胸上的“建设大东亚新秩序”，换成了“还我河山”、“普天同庆”。天安门笑了，笑得那么欢，那么甜。她欣喜地迎着欢庆的人们往太和殿走，好像在说：“亲爱的市民们，我们胜利啦！尽情地笑吧！唱吧！”

吴碧芳小姐今天特别兴奋。她要亲眼看看日本降将如何向中国低头！八年了，虽然没死在日本鬼子刀下，可却受过日本军官的打骂；敌伪军警的威逼审问；特务的敲诈勒索。八年来，日本鬼子杀了成千上万的同胞！奸污了多少中国姐妹！今天，要让我枪毙了这些日本降将才解恨呢！

她起床之后，就手舞足蹈地像小孩子一样：“快点吃饭。早点儿去占个好地方！”赵妈伺候着梳洗，吃了早点，又帮助穿衣打扮。像

过年一样，穿一件紫红色薄呢旗袍，身条显得更俊俏。又把钻石别针别上，闪闪发光。新订做的高跟皮鞋擦得锃亮，包着那双不胖不瘦的小脚，站在原地轻轻跺了两下，感觉非常平稳合适。然后，在屋地上来回走动走动，真是风摆柳丝一般，如一位脱俗的仙女顿时夺人眼目。赵妈又在她身前身后仔细端详，一边夸赞，一边将肩上的两根碎头发摘下来。然后，上下打量打量，看看衣领正不正，有没有衣褶，看得满意了，才笑笑说：“您快去吧！看看日本鬼子今儿什么德行！”说着，便往外走，招呼张大财：“车准备好了吗？”张大财急忙答道：“早就伺候着哪！”

赵妈陪着小姐走出街门，扶她上了车，又嘱咐张大财：“稳当着点儿。脚底下快点儿！”

张大财说声：“您甯好吧！”绰起车把，撒腿就奔天安门。吴碧芳坐在车上，秋风拂面，好不惬意。她那红头巾在风中抖动，加上那件紫红色旗袍，犹如一片红云在飘动。

今天，老天爷赐给一个好天气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朗朗晴天。

一路上，吴碧芳看着街道、店铺、树木都比往日明亮，像是一场瘟疫过后换了一个天地。树叶红了，街道干净了，粮店门前排队购粮的队伍不见了。店铺掌柜站在门前摇着庆祝的小旗，高喊着甩卖。扩音器里播放着胜利的歌曲，铁蹄下的靡靡之音听不见了。行人们来来往往，个个脸上舒展，往日那种亡国奴的恐惧和忧愁，已经烟消雾散。吴碧芳望着这一切，心里感到无限欣慰。古老的北京城翻身了！日本鬼子滚蛋了！中华民族的自豪感，永不屈服的尊严，从人们的脸上显露出来，也在她心底油然而生！

车子绕过西单牌楼，景象更是迷人。灿烂的阳光照得长安街绚丽多彩，成群成队的人们，穿着节日般的服装，涌向天安门。

天安门，故宫，虽然古老，墙皮剥落，今天都一扫往日的悲惨愁容。红墙周围，那数不清的显示中华民族精神的旗帜和巨幅标语，

却显得特别骄傲、严肃和欢庆，看着叫人舒心壮志。

成千上万的人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满面春风，欢笑着，互相谦让又拥挤着，穿过天安门洞向午门走，都想快点走进故宫，抢占个好地方，看日本降将签降。有的人来晚了，挤不进故宫，只好在午门外望宫兴叹，但心里痛快。

会场布置在太和殿。各界代表和学生、市民们，早已排队站立在殿前广场。太和门，贞度门、昭德门内外尽是人，真是如山似海。受降大典礼堂设在太和殿丹墀上，四周汉白玉栏杆上竖着各色旗帜。太和殿门旁分别悬挂着中、美、英、苏四国国旗。阶前竖立着金色的“凯”字。背景缀着一个“V”字。它告诉人们：我们胜利了！丹墀当中摆放一张大方桌，洁白桌布罩在上面，桌上摆放笔墨，降书放在桌子正中，就等降将在上面签字了。丹墀左方为国际贵宾席，右方为各机关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席。会场肃穆，广场上笑声朗朗。

吴碧芳睁大杏眼，深情地望着那巍巍庄严的太和殿，心中不由地泛起痛楚。一年前，就在这太和殿前，蒙受了日本宪兵的辱骂。那是她和智达刚刚结婚，两个人亲亲密密地来到故宫游玩。谁知，这一天伪市政府要在太和殿开会，动员学生参加勤劳服务，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。她俩早早地来到故宫，空荡荡没几个游人。不巧，她的皮鞋后跟崴断在砖地的破洞里，于是，智达赶快去前门外买新鞋。不久，突然进来大队的学生和伪军警。她一只脚没鞋可怎么办？想走开，又怕脚上穿一只鞋走，让人笑话。不走，让人看着她这窘态也不成样子。就在这工夫，一个日本宪兵，骂骂咧咧跑过来，对吴碧芳大声训斥。吴碧芳虽然不通日语，也明白他骂的什么。心想：我活这么大，还没人敢骂我。今儿叫这鬼子辱骂，更觉得不堪受辱，便怒目对日本宪兵斥道：“怎么这么野蛮！”她知道中国人是亡国奴，现在惹不起他，只有忍气吞声，免得招来灾祸，便站起来要走。日本宪兵虽然听不懂吴碧芳骂他野蛮，但见她那双发怒的眼，是对他这

统治者的反抗，立刻暴怒，嘴里骂着，伸出魔掌照着吴碧芳的粉红面颊就是左右两个耳光。这两个耳光打得吴碧芳从此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得不共戴天！她亲身体会到做亡国奴的悲惨。堂堂的中國人在敌人眼里不如一条狗！这激发了她抗日的决心。所以，她帮助地下共产党，让智达和马宁远一起进行抗日活动。今天，再次来到这太和殿，心情能不激动万分？！

吴碧芳正沉思往事，被喧嚣的人声惊动。在移动的人群中，她像个小孩子拨拉着周围的人往前钻。只想快找个好地方，能清清楚楚地看日本降将签降。她终于在太和门台阶上向人家说声好话，挤个地方坐下了。四周的人说呀笑呀，东边一群笑了，西边的人们也跟着笑起来。身边一位老太太说了句：“当初日本鬼子多厉害。今儿，咱们中國人也该扬眉吐气啦！”说着，一个青年高声呼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我们胜利啦！”他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立刻此伏彼起，大家振臂呼喊：“我们胜利啦！”“中国万岁！”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

这呼喊像阵阵战鼓敲击着吴碧芳的心。她站立起来，举起双臂跟着呼喊。显然，这地方不是她尽情发泄感情的地方，只好坐下，伸手从手提包里掏出炮台烟，让自己激越的心情平静平静。

她抽出一支烟，先递到老太太面前：“大妈，请抽烟！”老太太一看这烟好高贵，就知道这位小姐不是一般人家的。刚要谢绝，吴碧芳便说：“今儿，您得抽这烟！”

老太太说话挺爽快：“对，咱们是自家人，今儿我得抽您的。谢谢！”

吴碧芳用打火机给老太太点烟。老太太一见打火机，更觉得这是位阔家小姐了。心说，怎么没跟个老妈子，一个人就来啦？

吴碧芳见老太太的两眼在她的身后直窺摸，明白她的心意，也不便说什么。便问：“您高寿啦？”

“六十九啦！”

吴碧芳不管不顾地说：“这岁数还来看热闹？”

老太太倒也痛快：“咳，这热闹哪能不看！看完了，一个跟头摔死也值啦！”

吴碧芳觉得老太太真可爱。忙说：“那可别结。好好活着吧！”

旁边的人说话了：“您哪，看完了更得长寿！”

“老太太，您就好好活着吧，好日子在后头哪！”

……

人们说着又笑起来了。

忽然，广场上的学生们高呼：“中国万岁！”“胜利万岁！”

人们立刻都往太和殿丹墀上张望。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们拥护着孙连仲走上丹墀，周围有英国、美国、苏联、法国、荷兰的高级军官，还有中外记者捧着照相机跟着上台了。来宾席上还有几位天主教的神父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端坐在受降官席位之首。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，人们屏住呼吸，直着眼睛等着瞧日本降将到来。

吴碧芳敏捷地从小提包里取出精致的小望远镜，细细地观瞧。只见台上的指挥官朝午门方向一指，人们的视线都转过来往回望。日本降将们低着头，缩着肩，鱼贯地从人群中的通道穿行而过，到太和殿丹墀下立正。稍停走上丹墀，向受降官呈缴军刀，然后被命令坐在签降席上。这些降将个个面如灰土，神情紧张而沮丧，真如丧家之犬。在签降时，降将的双手颤抖不止。这时，老太太求吴碧芳：“小姐，让我也看一眼，饱饱眼福吧！”吴碧芳赶快速递给她。老太太把望远镜放在两眼上，兴奋地看着，说道：“那日本官的脸都白啦！”她把望远镜还给吴碧芳，“看这一眼，死了也不冤啦！”吴碧芳接过来又看了一眼。被另一位老太太借用之后，望远镜不断在人们手里传递着，直到签降仪式完毕，散会。人们兴奋地高喊：

“我们胜利啦！”

“小日本也有今天哪！”

许多人喊着：“真解气！”同时把帽子抛向天空，帽子在空中滴溜溜乱转，有的飞向远方，有的落在人群里，落到了太和门上。人们真是兴奋到了极点，互相拥挤着，欢笑着向午门散去。

散会了，吴碧芳却坐在原地未动。她再次用望远镜仔细观望那受降官的周围，是想寻找一位让她牵肠挂肚的军官。老太太以为她怕挤，想等人们散散再走。便说：“小姐，走吧，多高兴啊！”吴碧芳却没听见。老太太又说：“那就再见啦！”吴碧芳照旧不言不语地凝望。她哪里知道吴碧芳又有了心事。

就在刚才日本降将签降完毕时，吴碧芳在受降官背后那些将军中间，看着一个将军好面熟。她又急忙举起望远镜凝望，不由心里“呀”了一声：“真是他！”定睛再看，一点不错。只是比八年前老了点，还是那么仪表堂堂。军阶又多了一个星，到中将啦！站在孙长官背后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扫视着日本降将，更是威风凛凛。“他真回来啦！”

这位国民党将军就是范立本！她的情人，未正式婚配的“丈夫”。

吴碧芳手里的望远镜开始有点颤抖了。透过镜片，范立本的形象，又变成了当年在舞会上初次相逢的英武军官。算来已经有十年了。那是在二叔家的一次家庭舞会上，两个人相识的。就在这次舞会上，范立本对她一见倾心。之后，屡次请她看戏、吃馆子、到他的官邸作客。开始，她对他并不动心。当时不少社会知名人士登门向吴碧芳求婚。父亲看不上，她也看不上。是范立本的殷勤让她感动。别看他是军头，人却挺实在，对她是实心实意地爱恋。有一件事特别感动了她。那是范立本到吴府拜见老爷子吴敬庵时，虽是一身戎装，少将的军阶，见了吴敬庵就趴在地上磕头。这一举动，确使吴碧芳动心。另外，最让她动心的是，范立本答应为她了却一个心愿而发誓。她也相信，只有他才能帮她完成这个心愿。这一心愿对她来说太强烈了。甚至比她的婚姻更重要。她下决心以身相许。虽然她也知道范立本有位厉害的夫人，一时离不了婚，但总是希望这

桩心愿能够实现，就不顾世俗的鄙视，本族上下人等的责怪，和范立本未婚而同居。谁知过了三年就是七七事变，日本军队攻下了宛平城，范立本要随国民党军队南撤。范立本也未实现为她了却心愿的誓言。所以，她开始恨他。认为自己被范立本骗了，不随他南迁。她舍不得生她养她的北平这块热土！只好约定：三年之内，国民党军队打不回来，两个人各走各的路。就在一年前，吴碧芳久等范立本无望，处在孤寂苦闷之时，随父亲去清光寺拜佛，巧遇小和尚智达。吴碧芳见他善良聪慧，人又俊秀，便起了爱恋之心，劝智达还俗，帮他在大学读书。婚后非常幸福。现在，范立本又回来了……望远镜里的范立本和那群将军已走下了太和殿，她才怀着莫明的惆怅收了望远镜，随着人流缓慢地往外走。观看受降的兴奋和愉悦心情，被一个疑问所代替。脑子里只想：范立本知道我和智达结婚了，会不会来找麻烦？他要是来了，怎么对付他？

不知是谁过分兴奋，抛向天空的一顶呢帽落在她的身上，顺着前胸掉在地上。这顶帽子又勾起了她的欢悦，弯下腰拾起来，借此把胸中的欢乐和新生的愁闷和帽子一起抛向空中。她尖声高喊：“胜利啦！万岁！”她眼看着这顶呢帽在空中飘飘转转，渐渐又落下来，立刻，又被什么人抛向空中。她那不安的烦恼跟随着这顶帽子飞上落下，好不恼人！

范立本的影子一直伴着她。以往两个人的爱恋和离别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翻腾。她不再注意人们的欢声笑语，也不再用愉快的眼光观赏天安门和彩牌楼。只是顺着红墙寻找张大财。过了金水桥，只见张大财拉车迎来：“您还去哪儿？”

吴碧芳只说了一句：“回家！”

洋车顺长安街往西跑。张大财的双腿矫健地跑在马路上。吴碧芳坐在车上只是想：胜利了，这倒好，把个范立本又送回来了！他怎么就没战死？这时，街上一切表示胜利的景物，对她已经没有了吸引力。长安街上，人们谈论受降的笑声，也不再引起她的共鸣。她

只想快点回家，告诉智达，看见范立本了。不，先别告诉他。尽管他已经从报上知道范立本到了北平，还是先不说为好……忽然，她又想起：我得给智达买点好吃的回去，要让他感受到我是真诚地爱着他，永不变心。便叫张大财停车：“咱们先去王府井买点东西。”

张大财非常干脆地答应一声：“好嘞！”脚下便放慢速度，掉头，往东，使足力气拉车飞跑。吴碧芳坐在车上，就觉得轻飘飘地，好似腾云驾雾一般。吴碧芳只要一想起她那年轻俊秀的丈夫，就会忘掉一切。这会儿，心情又舒坦了点。

洋车过了南河沿南口，拐进王府井，吴碧芳就感到这条街又恢复了事变前的那股子洋气。七七事变前，她常随爸爸来这儿逛，吃馆子，看戏，买应时的东西。马路上，东安市场里，除了有钱的人，多是大鼻子洋人。只要一走进这条街，您就能嗅到一股浓烈的西洋味。耳朵里装满嘀哩嘟噜的外国话；各国的大兵，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。到了七七事变，日本鬼子来了，王府井街上很少见到大鼻子洋人。珍珠港事件后，再见不到西洋人，尽是日本鬼子。街上的人，除了说中国话的，只能听到哇啦哇啦的日本话。这些说日本话的，不都是日本人，还有朝鲜人，台湾出生的中国人，再就是丧尽良心的汉奸了。如今可好，又变过来了。日本投降了，美国军队陪着国民党军队又来到北平。这条街上变成了美国人的天下。它比七七事变前不同的是：那时大鼻子洋人里头，不只美国人，还有英国人、法国人、俄国人，各大洲人。这会儿，就是美国人，说得更确切点，就是美国大兵。吴碧芳刚进街南口，就看见街上尽是美军吉普车。车上坐的美国兵，说说笑笑，嘴里叼着雪茄，嚼着口香糖。有的车上还有中国姑娘，被美国兵搂搂抱抱地嬉笑。车子开得飞快，在吴碧芳车旁擦着飞过去，吓了吴碧芳一大跳。气得吴碧芳用英语骂了一句“混蛋！”正巧又有一辆美军吉普车飞过来，听到吴碧芳说英语，车上的美国兵对她喊了一句“漂亮的姑娘！”吴碧芳瞪了他们一眼，不再用英语骂了。免得招来纠缠。

吴碧芳只想给智达买点好吃的，又担心智达开完会先回了家，不见了她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叫张大财把车停在东安市场门口。

随着王府井大街已经变成了美国兵的大街，各家商店的门口，橱窗，都把日文改成英文的门牌和广告。整条大街上，除了美国兵，还有成双成对的美军军官。他们不像美国兵那么随便嘻笑。而是一身笔挺的军服，挺着胸脯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皮靴踏在便道上，发出均匀的脚步声。俨然是西点军校的派头儿。市场门口停着不少美军的吉普车，街上的喧嚣声里，混杂着英语的交谈声和美国流行歌曲。

吴碧芳走进东安市场。这个一度萧条的市场，现在好像专为美军复苏了一样，非常热闹。各种各样的货物都摆在各条长街的“老虎”摊上。这里的货物从来比别处的昂贵又坑人。如今美国兵来了，摊主知道，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大好机会，张开他们的虎嘴，狠狠地要价；要把美国兵身上的美元捞到手。她不屑一顾地走进商店很快买了金华火腿、南京板鸭。想想智达爱吃素菜，又买了素什锦、素火腿。路过卖果子干儿的，又买了一斤樱桃，两罐果子干儿，才高高兴兴地回家。

赵妈听见门铃响就跑出来接吴碧芳。吴碧芳头一句就问：“智达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也该回来啦。”赵妈接过吴碧芳买的大包小包，“您快屋里歇着吧。”

吴碧芳一听智达没回来，心里踏实了点：“我到底赶在他前头啦。”便吩咐：“这鸭子今儿就吃，你给他好好做几个菜。大家庆贺庆贺！”

赵妈答应着，把东西放到厨房，先伺候小姐洗脸喝茶，然后把报纸放在茶几上才去做饭。

吴碧芳见智达没有回来，心里就不急了。真怕他先回来，看不

见我闷得难受。

吴碧芳舒舒坦坦地躺在沙发上，先喝几口茶润润嗓子眼儿。这半天没喝水，路上尘土又多，干得嗓子难受。喝过茶后，翻开报纸，头一眼看见一条消息：

“蒋主席昨午宴毛泽东”。

这条大标题吸引得她什么也不顾了。急忙往下看：“今天蒋主席邀毛泽东氏午餐。在座的有宋院长子文，王部长世杰，张主席群，张部长治中，邵秘书长力子，及周恩来，王若飞二氏……”吴碧芳看看，心里一个劲儿嘀咕：“毛泽东就不怕蒋介石摆的是‘鸿门宴’？”她不去多想。这会儿，毛泽东不如智达更让她关心。抬头望望和智达结婚的照片，心说智达怎么还不回来？

就在吴碧芳用望远镜仔细观看范立本的时候，智达和同学们结队，随在民众的后边往外走。到了天安门，同学们散开，回学校的回学校，回家的回家，上街逛的上街。智达和马宁远在一起走，马宁远还很兴奋。问智达：“趁今儿高兴，咱们到我哥哥那儿喝一盅庆祝庆祝好吗？”智达却站在那儿不动，拿不定主意。马宁远一想，吴碧芳正等他回去，别叫他为难。便改嘴说：“你回家吧。碧芳今儿一定高兴得很，等你回去欢聚呢。”智达仍然不动。马宁远这才发现他的脸色不好。便问：“今儿是高兴的日子，你怎么不高兴啦？”

智达没说话，伸手一拉他：“先陪我走走怎么样？”

马宁远看他这样，便明白了。一定是他觉得刚从西山回来，怕特务季栋梁还找他的麻烦。便陪他顺着红墙往西遛达。“现在日本投降了，汉奸特务完蛋了，不会有人再找你的麻烦。再说，你那老岳父吴敬庵先生，有钱又有势，不少亲戚朋友是国民党的官员、将军，自然会护着你，用不着怕了。绝对不会有人再把你抓进监狱。上回，季栋梁故意抓你，那是为了报复碧芳。你还是一心念书，别再参加我们的活动，免得有什么危险牵连了你。”

智达听着不住地摇头，也不说话。马宁远见他摇头，不是为这

个，又是为什么？忽然想起来了：智达从在西山大觉寺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起生活，大家非常亲热。在那儿看见不少同志去了张家口学习，他也想去。只是吴碧芳不同意，把他叫了回来。就问：“你是不是还想着西山？”

智达只是两眼闪了一下亮光，又低下了头。

马宁远有点着急。问：“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跟我说说，咱们好想主意呀！”

智达嘴唇刚动了动又闭上。只是用力握握马宁远的手，使马宁远这才感觉到，他好像有难言之隐。便说：“智达，有什么心事就说吧。还信不过我吗？”

智达这才停住脚步，面对面地向马宁远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碧芳以前有个丈夫，不，是同居的情夫，叫范立本，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。现在回来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
马宁远这才明白。怪不得他不高兴。马宁远只知道吴碧芳曾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姨太太。七七事变时，国民党军队南撤二人断了音信，才和智达结婚。如今，这位师长又回来了。智达为此害怕是自然的。便说：“碧芳和他不是登报断绝关系了嘛。再说碧芳和他不是正式夫妻，和你结婚他干涉不着。碧芳爱你，不会和他再好。你何必担心？”

智达说：“碧芳爱我是真心实意。我担心范立本报复我：他有兵权，有枪。与其让他害死，不如从西山去张家口参加革命呢。”

智达这顾虑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范立本回来了，真要妒忌他，害他，可比季栋梁害他更厉害。便劝他：“这事就看碧芳的了。我想，碧芳对你忠贞，你就别胡思乱想啦。虽说范立本这种人有钱又有兵权，可是，这种人玩弄女人喜新厌旧，他不会还想着碧芳。现在你先别担心，等等看。如果范立本真的要害你，我就请示领导同志，把你送到张家口去学习怎么样？”

有马宁远这句话，智达心里亮堂了，踏实了。便说：“就等你这

句话了！”伸手拉上马宁远：“走，去我家和碧芳坐坐吧！”两人便往吴碧芳家走。刚进宫门口胡同，听见后边有人喊：“卖报！看看蒋主席和毛泽东谈判的消息！”马宁远听见“毛泽东”三个字，急忙跑回胡同口买了一张边走边看。

智达已追到近前，俯在马宁远肩上仔细看着。马宁远认真地把消息的全文念给他听。然后把报纸在手心里一拍，对他一笑：“这回好了，你甭怕了。国共又合作啦，安下心来念书吧。”马宁远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智达。其实，上级早已传达，蒋介石决心打内战，谈判不过是缓兵之计。

吴碧芳早就让赵妈把饭做好了，就等智达回来一起吃。看看墙上挂钟已经十二点半了，怎么还不回来。她几次往外张望，只见智达和马宁远说笑着进了院子，抢行几步，推开屋门一直迎到台阶下。本想先叫智达，可是出于礼貌便对马宁远招呼：“宁远，你来了太好啦！”又对智达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早回来了呢。你们怎么这么高兴？”

智达说：“看日本签降还不高兴。”

马宁远说：“还有更高兴的哪！”

“什么事更高兴？快说。”吴碧芳一手拉上智达，一手拉上马宁远，“快屋里坐。”

马宁远反倒抢前一步，把门帘挑起来，让吴碧芳先往屋里走：“请。”

吴碧芳站在门口不肯先走，往里让马宁远：“你这可是礼多人不怪呀！”

马宁远却说：“大姐帮我们弟兄那么大忙，还不该让我伺候伺候您呀。”

吴碧芳反倒说：“你冒险把智达从监狱救出来，我还没谢你呢！”